

弯腰

邹莉华 (上海海洋大学)

她咬着那又红又大的青枣时,已泪流满面。

她从小就爱吃枣。在老家门前有一棵枣树,听奶奶说,它是爷爷的爷爷种下的,当年奶奶就是因为这棵枣树才嫁给了爷爷,因此这棵枣树成了爷爷与奶奶的定情信物,也成了他们一生最珍贵的礼物,成了整个家族的吉祥物。

每年九月到十月,树上的枣儿就挂满了枝头,一个个像害羞的小姑娘般可爱。小时候的她,喜欢站在树下,叫爷爷奶奶一起出来捡枣儿。

她再拿起一个枣儿放进嘴里,想尝出爷爷奶奶用一生所创造出来的味道。

她似乎永远做着同一个梦——站在爷爷肩上,拿着竹竿,看枣儿哗哗地像雨点一样落下,那一刻她不知道有多高兴。奶奶则弯着腰捡枣儿,数枣儿,直至筋疲力尽,夕阳落下,枣儿不再掉下,奶奶也不再弯腰。

那时她总觉得,奶奶弯腰捡枣儿的样子很美,令人遐想她年轻时有多美,爷爷也一定很帅气,才能被奶奶看上,每当想到这里,她不由自主地脸红起来。

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,爷爷悄无声息地走了,枣树的一半树枝也被狂风截断,随同落下的枣儿一起,陪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从那以后,枣树不再丰收,也就树尖冒出十几个枣子,但每到秋季,她依旧会拿竹竿去敲树枝,奶奶依旧会弯下腰捡起枣儿。每一次弯腰,她总能感受到奶奶的思念,想起那一句:玲珑骰子安红豆,入骨相思知不知。

后来,她随爸妈到县城读书,奶奶坚持要留下,老家只剩她一人陪伴枣树。

奶奶身体越来越差,可不管别人怎么劝,她都坚持要自己去捡枣儿。有一次被地上一颗枣滑到,从此再也下不了床。那一年枣树长得特别好,树上再一次结了很多枣儿,奶奶躺在床上,要孙女把枣儿装成几袋,分别送给村里的人。

第二年,枣树就死了。当年为了陪奶奶,它坚强地又结了几年的枣儿,而奶奶也在枣树死去的第二年永远地睡着了。

枣树,夕阳,爷爷的肩膀,奶奶的弯腰,成了她记忆中最美的故事。



旧时光

那年的风吹过树梢,落叶飘散睡着;那年的你笑得美好,微微扬起嘴角;轻轻哼着那首歌谣,梦在眼中闪耀;回忆随着熟悉曲调却慢慢不见了,回不去的,太匆匆。

遥忆烤红薯

邢彦冬

秋天的味道渐渐浓烈,大街小巷开始飘散烤红薯的香味,那丝丝缕缕的味道,一点点牵动着我的儿时记忆。

每到秋天,红薯便成熟了。放眼望去,遍地的红薯藤盘根错节,一根藤上依偎着几个形状各异的红薯。那颜色鲜红撩人,让人一看便心生爱慕。每到这个时节,家家户户都像过年般热闹,收获、品尝、馈赠,整个秋季都在欢声笑语中度过。这情景让我想起“红薯与紫芽,远插墙四周。且放幽兰春,莫争霜菊秋”。

到地里收红薯,最让我兴奋。每当这时,全家老小一齐出动,按需分配劳动任务。每个大人负责一根垄,拿着锄头沿红薯根的旁边,一锄下去,硕大的红薯便带着泥土的芬芳破土而出。而我们年纪小的跟在后面,抹掉红薯上的泥,折掉根须,便放进袋子里。人们有说有笑地忙碌着,时不时传来田间地头狗的叫声,还有那么几只鸡在新翻的泥土里刨着美食——蚯蚓。小孩子们追着跑着,拿着棍子也像模像样地翻起土来,这景象好似世外桃源般,展现出诗一般的生活画卷,美不胜收。

收割后去地里找遗漏的红薯是我感兴趣的。几个玩伴每人提个篮子来到红薯地,如寻宝般激动刺激。几个小伙伴蹲在地里,手里拿着小铲,东一铲西一铲地翻土,幸运时就会在土地表面有所发现,但有时候几十铲都不见一个红薯踪影。大家不气馁,继续一锹一锹有板有眼地,翻到一个红薯都会兴奋得不能自己,欢呼着往篮子里

装。这种收获,让我们贪婪地继续在地里寻找下一个希望……

在那个物质条件比较匮乏的年代,烤红薯就是我们的零食,总是给人满足感。我对它情有独钟,百吃不厌。那时全村只要谁家飘出烤红薯的味道,我都会沿着香味找去,大人们也总是宠爱地摸摸我的头喊我“小馋猫”。而舅舅家的红薯,每年都会被赠送一空,因为他家的地土质好,所以红薯长得格外饱满、圆润,软软的、甜甜的。舅舅总是慷慨地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,还自豪地说:“你们城市里买不到我这样绵软香甜的红薯,还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哦。”

时光荏苒,转眼间已过去十多个年头。一个周末的午后,三两好友相约一起畅饮吃饭,饭桌上有朋友端上来一盘不知名的菜叶,渗透着一股浓浓的蒜香味。朋友们好奇地凑过来问:“这是道什么名菜呢?”“这道菜叫蒜茸红薯叶。”红薯叶也能做菜?大家不解地看着菜,迟迟不敢下筷。这时朋友开始给大家普及红薯知识——红薯有通便减肥的作用,防治习惯性便秘,可抑制黑色素的产生,抑制肌肤老化。对于爱美的女士,红薯可是最佳食品。近年来研究发现,红薯还具有抗癌的功效。红薯叶具有止血、降糖、解毒、提高人体免疫力、防治夜盲症等作用。欧美一些国家早就已将红薯叶的根茎做成各种菜肴,搬上了餐桌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健康食品排行榜上,红薯高居榜首。看来,这不起眼的红薯,浑身上下都是宝呢。

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红薯始终是我的最爱。深秋已至,我又可以顺着满街的飘香寻觅那烤红薯的踪迹,美美享受这上天的馈赠。香甜的红薯,透着数不尽的暖暖乡情,深深地滋润着我的心,让我回味无穷……



绕在脖颈间的记忆

缪金培

我对围巾最早的记忆,大概起于四五岁。那时还没上学,看见从门口走过的一群上学的大孩子,有人脖子上围着围巾,或蓝或红或方格,真是羡慕极了。

拥有第一条围巾,是在一个北风呼啸的腊月。年关临近了,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冬天的我,必须回家过年了。外婆让小舅骑自行车送我,临出门时,外婆攥攥我的小手,又贴贴我的小脸儿,然后从挂衣服的绳子上拽下一条围巾,包在我的头上。我的耳朵鼻子和嘴巴都被严严实实地裹在围巾里,只露出眼睛,得使劲儿睁眼才能巴望到外面的东西。从小舅小姨们诡异的眼神中,不难想象我当时一定是很难看或者很逗人笑的怪样子。我清楚记得,那是一条方格围巾,不算长,主色是绿色。至于是哪条小姨的,我记不清了,但是我猜得到拥有这条围巾的小姨当时很不舍得,因为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,有这样一条围巾很是让人羡慕。我也想象得到那个小姨把围巾从脖子后一绕,围巾一头搭在胸前,另一头甩在背后的优雅和美丽。我清晰地记得,那一路上因为有了这条围巾,也多了一份快乐和温暖。

上小学五年级后,正是八十年代中期,土地已承包到户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,妈妈便从卖鸡蛋卖青菜的收入中挤出钱,给我买了一条桃红色的细毛线围巾,取代了外婆给我系上的方格围巾。第二条围巾不仅比方格围巾长,而且颜色鲜艳,保暖性强。不管多么冷的天,围上它,都有一圈暖意绕在颈间。

中学毕业后,社会上流行一种用棒针编织的白色卡丝米毛线围巾,双层的,更细腻也更柔软,但不能包头,只能围在脖子上,长长的,垂在胸前,有一份古典的温柔美。我当时织了好几条,送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们,看着她们在冷冷的秋风中依然飘逸的样子,我从内心深处洋溢出一种幸福。

后来,和爱人一起逛街,他选中一条花丝巾,绕在了我的颈间,像温暖的两臂环着脖颈,轻暖,温柔。在更冷的日子里,护着我的耳,焐着我的发,让我体味着人间最挚诚、最热烈的温情。

今年刚入冬,弟媳妇从小城归来,带给我一条单色米黄的围巾。看到这条围巾,忽然想到了麦黄时节,遍野舒展开的柔软的金色麦海。那是怎样一种景观啊!从村北的低洼带一直绵延到深河的杨柳岸,从村西的水井房边绕到村东的矿石废料场。这条古典又温婉的围巾,不仅可以配搭不同色调的衣服,还能穿出一份典雅、静态的美。在茫茫冷风中,它萦绕着我,亲近着我,为我驱赶丝丝寒意。

围巾,总是能带给人一份至真至纯的温暖记忆。



征稿启事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,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,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:字数在800以上(诗歌字数随意),主题不限,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,稿酬从优。

注:

①来稿要求原创

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(例如: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)

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:

姓名、地址(寝室的活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

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,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
来稿请寄:ourhudongban@sina.com

